

Arsène Lupin

亞森·羅蘋傳奇

之 八大奇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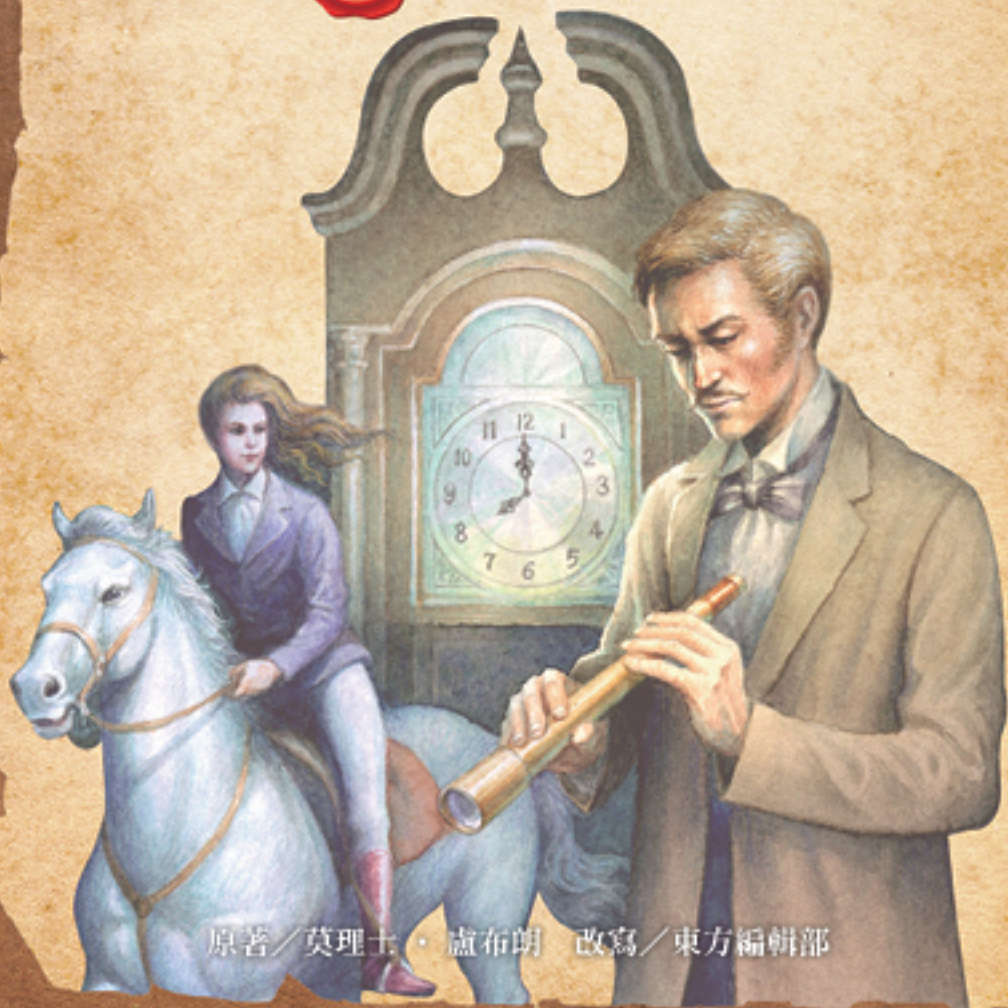


原著／莫理士·盧布朗 改寫／東方編輯部

Arsène Lupin

亞森·羅蘋傳奇

之 八大奇案



原著／莫理士·盧布朗 改寫／東方編輯部

目錄

第一案 古塔上的骷髏

森林中的可疑人物 · 05

奇怪的大鐘 · 12

九月五日 · 八點鐘 · 16

可怕的屍體 · 19

誰是凶手 · 21

第三案 海濱小屋疑案

暗語電話 · 59

屍體 · 63

艾斯唐兄妹 · 70

沾滿血跡的刀子 · 73

真相 · 77

十萬法郎的支票 · 80

第二案 玻璃瓶的祕密

死囚的母親和妻子 · 33

無法辯駁的證據 · 41

鈔票上的號碼 · 43

騎著摩托車的凶手 · 48

鐵證 · 52

第四案 殺人魔女

恐怖凶殺案 · 85

惡魔的日記本 · 87

數字之謎 · 92

歐棠絲失蹤 · 94

第五案 雪上的腳印

- 公爵的苦惱 · 96
布下誘餌 · 99
謎一般的前長官 · 102
謎題揭曉 · 105
不幸的開端 · 109
瘋子的迷信 · 114
哇！危險 · 119

第六案 皇后的項鍊

- 巡官的推理 · 148
井園的偵訊 · 154
最後疑點 · 168
真相大白 · 172
- 失去的首飾 · 181
離奇竊案 · 183
被懷疑的女人 · 186
一封可疑的信 · 191
運動家紳士 · 196
小小偷 · 201
亞森·羅蘋 · 205

第七案 魅影幢幢

未完成的信 · 211

詭計 · 214

險遭毒手 · 221

羅蘋大展身手 · 226

第八案 神像的祕密

羅蘋的信 · 239

「旅人之神」古董店 · 243

神像的祕密 · 247

Arsène Lupin





古塔上的骷髏

👑 森林中的可疑人物

夜深了，在荒涼的原野上，一位美麗的少女騎著馬飛快的奔馳著。她穿著合身的騎馬裝，腳下著紅皮長靴，金色長髮隨風飄動，在月光下閃閃發光。美得有如白薔薇的臉龐上，一對藍色大眼睛卻因驚惶、緊張和激動而顯得無助。她頻頻回頭，一面不停的抽著鞭子，又不時用腳踢著馬肚，策馬飛馳，彷彿後面有人追逐。

皎潔的月光，映在颯風的地面上，讓荒涼的原野猶如一片波濤起伏的銀浪。馬蹄聲不曾間斷，不久來到一處寬廣的林蔭大道。大道的拐角處停著一輛轎車。

少女快速的躍下馬背，順手把韁繩繫在樹幹上。這時，車裡跳出一名年輕紳

士。他拉住少女的手。

「好了，幸虧沒有讓人認出來。」少女說。

「還是很危險，快上車……馬隨牠去。」然後，轎車用極快的速度開走了。

林蔭深處的角落中站著一個男人。月光從茂密枝葉的縫隙裡射進來，讓那男人的身形看起來像一幅黑色的剪影。

這片偌大森林和荒蕪的原野，是大地主鄧格爾勞修伯爵的領地，也是麋鹿和狐狸以及野豬的大獵場。今天——九月五日，從早晨起由伯爵主持的大狩獵已經結束，此刻又恢復了沉寂。

這名男子把黑色呢帽壓得很低，黑色外套的領子高高豎起，右手握著手槍，身子緊貼著一棵大樹。在他面前十公尺左右的樹林中間，有一條山路，月光下看起來就像一條白色的河流。

從遠處傳來的汽車聲劃破了靜寂的林野，男子擺好姿勢。不久，汽車從拐彎處轉了過來，車燈從正面照射著他，他的單眼眼鏡發出反光。

他不動聲色的等汽車開到近邊，便緊扣扳機，「砰！砰！砰！」連續射了三



槍，同時也聽到三聲輪胎爆胎的聲音。車子停了下來，年輕紳士和少女驚慌的跳下車，隨即檢查輪胎，然後絕望似的舉起雙手。

開槍男子此刻已消失在茂密的樹林深處。

「怎麼辦？陸西尼先生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糟糕！歐棠絲小姐！三個輪胎都破了。」

「一定有人搞鬼！他曉得我們逃出來，預先埋伏在這裡……啊！陸西尼先生，您快點修補它。」

「損壞得太厲害了，要修起碼也得花三個小時。」

「哦！那麼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少女用雪白的雙手搗著臉，一頭金色秀髮隱隱波動著。陸西尼輕撫著她的秀髮說：「不要緊，我盡量修，妳忍耐一下。」

「不行！我逃跑的事已經被發現了，再耽擱，怕會被人抓回去。我得盡快趕回公館，以後再找機會逃。」少女拚命搖頭。

「那麼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「不！您就利用這時間修理輪胎，然後，趕緊回到公館。」

歐棠絲跑出森林入口處，馬兒還在那裡。她解開纏繩，用手輕輕的拍著馬的脖子，馬兒撒嬌似的搖著尾巴，用鼻子和臉往她身上蹭。

「馬兒呀！你也知道我的心情吧！」

歐棠絲把臉貼在馬兒的頭上，心裡充滿悲哀。

歐棠絲是個不幸的少女，父母早逝，原以為可以依靠叔父鄧格爾勞修伯爵夫婦，哪知道伯爵是個無情無義又貪婪的人，不僅霸占了她由父母那裡繼承的鉅額遺產，還限制她外出，剝奪她的自由。她實在忍無可忍，才選了大狩獵又舉行宴會的這天，趁著大家忙亂當兒逃出公館。

對她深感同情的年輕人陸西尼，駕著小轎車在森林裡等她，沒想到竟然被人阻礙了。想必她叔父已經發現她逃走的事，才唆使人射破輪胎吧！

「啊！回去一定會被叔父懲罰，或許要吃更大的虧。我該怎麼辦才好？」

悲傷、痛苦和恐懼填滿心胸，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下。她隨著剛剛騎來的那匹馬



緩慢踱步，回過神，看看四周，馬兒竟是朝拉麥雷茲館的相反方向走。

「對了，就跟著這匹馬走，看他能帶我到什麼地方。」

下了決定之後，歐棠絲鎮靜下來，理了一下騎馬裝，躍上馬，挺直身子，將扣在紅色長靴後跟上的馬刺往馬肚上踢。馬兒也像恢復精神似的，猛力朝險峻的山路跑去。

歐棠絲雖秀氣纖細，但遇上危難反而愈發堅強。

「我要從那些沒有憐憫心又貪得無厭的人中獨立起來，堅強的活下去。」

她對自己的財產被伯爵奪去一事已不再掛意。有了這種決心，寂寞和恐懼頓時消失。她用馬刺踢著馬肚，並且高聲大叫：「前進！」

這不僅是命令馬兒前進，也在暗中鼓勵自己：「拿出勇氣，前進吧！」

嗒嗒的馬蹄聲響徹深夜靜寂的山林。

這裡是法國中部略偏西北的薩爾多城境內，風景綺麗，有「小瑞士」之稱。這一帶山路險峻，薩爾多河兩旁的山谷很深，但愈往上走視野愈廣闊。月光像銀色的瀑布，傾瀉在廣大的森林和荒蕪的原野上。





越過山嶺，山路漸漸緩和，不久便到一處廣闊的草原。濃密的野草高及馬肚。馬兒奔跑在上面嘩嘩作響，好像渡水過河。這裡野草叢生，似乎是農人與牧人從不涉足的地方。歐棠絲走了一陣，碰到了一排快要倒塌的石牆。無疑的，這是一座舊時的城堡。傾圮的古堡在月光下顯得更加灰暗、陰沉。

「啊！這不是曾經聽人說過的『亞蘭哥羅古堡』嗎？」

離古堡不遠處，矗立著另一座式樣奇特的高塔。歷經了幾百年的風吹雨淋，屋頂和牆壁早已剝落倒塌，漫藤攀生，陰氣沉沉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傳說它是「鬼塔」、「魔城」，所以迷信的農人、牧人以及獵人都不敢接近。

歐棠絲鼓起勇氣，走近城堡的大門，然後拉緊韁繩，讓馬停下。

突然，大門口出現一名頭戴黑呢帽、身穿黑外套的男子。他看到歐棠絲驚恐的表情時，竟笑著摘下呢帽。

他就是剛才用手槍射破輪胎的人。但是歐棠絲並不知道。她只認出他是好幾天前，被叔父招待前去參加狩獵的貴賓之一，曾在公館住了幾天，名字叫做雷彥公爵的年輕貴族。

「這個人為什麼在這兒？是叔父讓他來抓我回去的嗎？」

想到這裡，歐棠絲即使害怕，也只能故作鎮靜的跳下馬來。

「歐棠絲小姐，我正在等妳。」雷彥公爵說。

👑 奇怪的大鐘

歐棠絲小心翼翼的注視著對方的神情，突然若有所悟的聯想起輪胎被擊破、有意阻礙她逃走的事。一絲憤怒的神情顯露在臉上，她激動的在空中抽了一下馬鞭。

「雷彥公爵，是你射破我們的汽車輪胎。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為……為什麼你要這麼做？」

她氣得說話都結巴了，但公爵還是很從容。

「為了保護妳，把妳從壞人的魔掌裡救出來。」

「什……什麼？哪……哪兒有壞人？」

「就是開車的那個人。」



「他是陸西尼先生，一位值得尊敬的紳士。」

「他是個騙子。那傢伙偽裝紳士，其實是個惡霸。歐棠絲小姐，妳是涉世未深的女孩，分辨不清楚好人與壞人。差一點妳就被人誘拐了。」

歐棠絲的臉頓時沉了下來。她不相信公爵所說的話。

公爵接著誠懇的說：「據我所知，他是一個有犯罪前科的人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可以拿證據給妳看。他知道妳從家裡逃出來，於是施用巧計，準備誘拐妳。我發覺了他的企圖，才騎馬先到一步，把輪胎給射破……我完全明白妳的不幸，我也知道妳經常傷心流淚。」雷彥公爵說出她是個孤兒，還有遺產被伯爵霸占等事。

「您怎麼連這些……」歐棠絲瞪大了眼睛，環顧周圍。

「我有洞察壞人的本領，進一步我還要懲罰那些壞人，幫助弱勢。這是我的嗜好。妳真正的叔母還沒過世前，妳日子過得還算不錯。可是二十年前妳叔母神祕的失蹤，伯爵又娶了新夫人，妳的生活就走樣了。是不是？」

歐棠絲非常訝異，心想：這位公爵幾天前才受伯爵招待住到公館裡，現在竟把我們這一家最大的秘密，連我的身世也調查得如此清楚，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？

「我很同情妳，所以今天晚上才把妳從壞人手中救了出來，當我看到妳無意返回公館，反而騎著馬向這邊走來時，我便快馬加鞭，抄近路到這裡來等候。請妳相信我，無論在任何情形下，我都會保護妳。」

公爵的話充滿誠意，看不出半點虛偽和做作。不知不覺中，歐棠絲被他的熱誠和親切感動了。

「謝謝您，公爵。」她由衷的向公爵表示謝意。

公爵面露笑容的說：「那麼，今晚就住在這座古堡裡吧！我們再詳細商量今後的計畫。」兩人把馬拴在樹下，向城門走了過去。

城門上有個松木板釘成的大十字，十字上面貼著古老的選舉標語，墨跡雖已褪，月光下依稀可以看出是二十年前的日期。

「從這張標語來推斷，這扇門有二十年沒開過了。」

公爵用力揭起木板，木板下面出現一副鏽蝕了的大鎖。他從口袋拿出由銼刀、扁鑽等七種工具拼成的工具，將鎖敲開。

眼前是寬廣而荒蕪的前院，穿過前院便是正廳。正廳的後面是一座爬滿萬籬、



比周圍的參天古樹還要高聳的塔。正廳的正門也鎖著，但門已經鏽爛不堪。

「看樣子，還用不著這七種工具來開。」

公爵使勁撞過去，隨著「砰」的聲響，這座古老的建築物吱吱作響、微微震動著，再撞第二次時，門就左右分開了。

這是一間寬敞的客廳，關閉著的三扇窗戶都掛著窗簾，但窗簾破爛不堪，月光從縫隙裡照進來，屋裡還不算太暗。

他們在屋裡四周查看，古式的豪華家具上，覆蓋著厚厚的塵埃，高貴的波斯地毯和葛布蘭氏織花壁毯也都蒙上塵土及蜘蛛網；桌上擺著一本翻開的舊小說，紙頁已泛黃，墨水瓶裡的墨水早已乾涸。應該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人進來。

屋裡灰塵和霉氣撲鼻，幾乎使人透不過氣。置身其中，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沉和難受。公爵突然「啊」的一聲。歐棠絲聽到驚叫，緊張的看著他。公爵的視線定在最裡面的那堵牆上，歐棠絲朝公爵注視的地方望去，雕刻極為精緻的古老大鐘擺，竟然規律的左右擺動著。

九月五日・八點鐘

啊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荒棄數百年的古堡，二十年來都沒人進入的客廳裡的大鐘，怎麼還會走動？

公爵走了過去，打開鐘擺外面的玻璃門查看內部。就在這時候，齒輪突然發出「噠」的一聲，接著「噠！噠！噠！……」開始報時。

公爵向後退了兩步，歐棠絲上前緊緊握住他的手。

讓人膽寒又莊嚴的聲音，就像死神敲響的催命鐘。鐘聲深深的迴盪在寂靜古堡的每個角落，又慢慢消失。時鐘敲了八下，齒輪又「噠」的停止了，只有鐘擺仍繼續發出「滴——答、滴——答」的擺動聲。

二十年沒上過發條的時鐘，為什麼還能轉動報時呢？為了解開這個謎，公爵重新上前查看，終於發現鐘擺後面，有一個黑色的長型筒狀物。

「啊！是舊式望遠鏡。」

那是船員和漁夫使用的，可以伸縮的長望遠鏡。



「為什麼把這種東西放在鐘裡面呢？又是誰放的呢？……」

公爵開始四處尋找，看看有沒有可以解開謎題的線索。

他走進隔壁的小房間。這是一間武器陳列室，入口處的門上掛著三個長著分叉狀犄角的麋鹿頭標本。牆邊的槍架上，整整齊齊的掛著各式各樣的來福槍和獵槍。玻璃櫥裡排列著一些手槍、狩獵用的短刀、大刀、火藥筒和子彈袋等等。

所有的東西好像都沒被移動的痕跡，但是觀察力敏銳的公爵發現：排列極為整齊的槍架上，彷彿缺了一顆牙似的有個地方顯出一塊特別白的槍形印子。

「是誰拿走一枝來福槍呢？……啊！會不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……」

嗅覺有如狼犬敏銳的公爵，似乎聞到一絲犯罪的氣息。就在這時，少女大叫：「公爵，您看這個。」

公爵的眼光移向歐棠絲所指的那個方向。柱子上掛著的日曆，上頭的日期是九月五日。

「嗯！九月五日，不就是今天嗎？」

每年的九月五日，是鄧格爾勞修招待客人舉行大狩獵的日子，當晚賓主在大餐廳

飲酒高歌、瘋狂作樂。這不是太巧合了嗎？

「嗯！這日期和一年一度的大宴會之間，一定有深切的關係。但到底是什麼關係呢？望遠鏡、大時鐘和不見了的那把來福槍之間，又有什麼關聯呢？假使能查出來，這個謎也就可以解開了。我嗅到濃濃的犯罪氣息。我有奇怪的感覺，彷彿可以看到那血淋淋的犯罪情景……」

他閉眼沉思，臉上肌肉緊繃，眉頭皺起，雙唇緊閉。他的神情讓歐棠絲覺得害怕，她屏氣望著他，猜不出他在思索什麼……他像一部精密的機械，正在做了不起的推理。一會兒，他睜開眼睛，明亮的眸子灼灼發亮，很快又恢復原有的柔和，嘴角也露出一絲微笑。歐棠絲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「歐棠絲小姐，我們到塔上去看看吧！」公爵自信滿滿的說。

「……我實在不想去，這座城堡真恐怖，好多謎團。那座快要倒塌的塔裡，不知道又會發生什麼更可怕的事，我會怕。」

「但是，不去就沒辦法解謎，尤其是望遠鏡的謎，不到塔上去就無法解開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